



## 春天该很好,你若尚在场

又是一个清明节,和往年一样,我挎着篮子,走很远很远的路,爬很久很久的山,去看望那些长眠在地下的亲人们。只是今年上坟的队伍里少了一个人,在寂寥的公墓山上又多了一座新坟。我记得他生前说过,他喜欢这里的山清水秀,喜欢郁郁葱葱的常青树,喜欢遍布山野粉色的桃花。

那个人就是我的伯父,他背着锄头种过田地,远走他乡做过铁匠,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。他总是嚼着口中还未完全吞咽下的饭菜匆匆出门,迎着暮色,又拖着疲惫的身体,骑着电动车回来。我从没想到,身强力

壮的他会患上癌症,会这么快离开他眷恋的尘世。

他走了,在伯母怀里一觉睡去便没再醒来。他劳累了一生、奔波了一生、辛苦了一生,的确该休息了,我们强忍悲痛,怕打搅他此刻正在做的好梦,或许他梦见住上大房子,梦见坐飞机去北京游玩,梦见满是阳光的午后,在躺椅上安享天伦之乐……

伯父的新坟在桃花树下。清明将至,桃花开了,梨花开了,一红一白,竞相争放。风掠过枝头,花香满径,人间春色如许。春天该很好,你若尚在场。

傅淑青

## 清明

清明夜雨醉花枝,  
晓看青山意恐迟。  
错过今朝春渐老,  
凭窗翘首盼晴时。

樊宣文

## 声音

穿过一整个冬天  
和漫长的黑暗  
长途跋涉,钻出地面  
如此急迫、蓬勃而又辽阔

它们带着草木嫩绿的颜色  
有亚洲铜铿锵的质地

这些古老而又新鲜的声音  
适合一场春雨  
作为绵密的背景音乐  
而坟头那只杜鹃鸟  
一声接着一声,正勤勉地翻译

此刻,需要梳理尘世的悲喜  
需要燃一炷香、置几个青团  
将米酒洒作蜿蜒的小径  
引着旧事踉跄归来

你看,我们正跪成一排排新笋  
在雨滴和雨滴,  
缝补思念的间隙

崔子川

## 感怀

烟柳风花雨里春,  
追思别梦苦千寻。  
世间自有心灯亮,  
怀缅修能祭故人。

褚志生

## 即事

稚子赏春追纸鸢,  
客居异地意绵绵。  
诚宜致祭崇前德,  
永守家风代代延。

戴金辉

本报记者 张文利

血脉相连,恩情难忘。在本次清明征稿的众多来稿中,我们读到了写给外婆、伯父、姑母等不同长辈的真挚文字。这些作品没有将长辈框定在“年迈”的刻板印象中,而是还原了他们真实而立体的模样——他们也曾意气风发,也曾为家庭奔波操劳,他们用各自的方式,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此刻,让我们在这些饱含深情的诗文里,重温那份跨越岁月却从未褪色的亲情。

## 忆外婆

清明节前,我回老家上坟。在舅舅家,看到高悬于堂屋正墙上的外婆遗像,不禁思绪万千。岁月匆匆,外婆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,可她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。

外婆姓陈,一辈子务农,生于1908年,享年92岁。外公姓俞,是上海航运公司职工。俗话说:“世上工作三行苦,撑船打铁磨豆腐。”之所以把撑船排在第一位,是因为它除了辛苦劳累之外,还有生命危险。我外公就是在1956年的一场台风中因公殉职。当时母亲已结婚,舅舅未成年,外婆就靠外公的微薄抚恤金和她勤劳的双手撑起了整个家庭。

外婆很勤劳,而且心灵手巧。从我记事起,就知道外婆会织捕鱼的网、织各种漂亮的带子、挑网罩。外婆还会土法制糖,从商店买来红糖或白糖,把这些散糖放入锅内再次煎熬、融化、搅拌、冷却,搓成长条,再用剪刀剪成一粒一粒的。外婆



还擅长纺花,她有一辆纺花车。当时有人发放一种叫“破花絮花”的东西,是用各种废旧布料碾碎而成的,与棉花相似而絮丝较短,五颜六色,煞是好看。外婆忙完家务闲暇之时,就常常盘着腿在堂前东面墙根的纺花车前纺“破花絮花”,以赚取加工费补贴家用。

外婆很和蔼、慈祥。有时一粒糖、一块饼干、一个鸡蛋……只要有好吃的,总是自己舍不得吃,而留给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们。她对我们后辈的爱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清。

愿外婆在天堂一切安好!  
赵成法